

日本影弘仁本《文馆词林》

与我国先唐遗文

林家骊

先唐遗文，严可均氏所编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（以下简称《全文》）收罗甚富。严氏自云：“广搜三分书，与夫收藏家秘籍，金石文字，远而九泽，旁及释道鬼神，起上古迄隋，鸿裁巨制，片语单辞，罔弗综录，省并复叠，联类疇零。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，分代编次为十五集，合七百四十六卷。”^①严氏以其私家之力，集所见先唐遗文成一书，为后人研究先唐历史和先唐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，厥功甚伟。

然而，严氏之后，地下资料不断出土，各种珍本陆续发现，海外遗书逐渐回流，这些都使得《全文》这部以“全”为最大优点^②的皇皇大书渐感多有缺漏了，即以昭和四十四年（1969）日本古典研究会印行之《影弘仁本〈文馆词林〉》而言，内中就有颇多文章，或可整篇补入《全文》，或可据以补足《全文》所收残章者，而《全文》已收者，也有异文可供校勘。

《文馆词林》是唐中书令许敬宗等奉高宗旨編集的一部总集，共一千卷，分类纂辑自先秦到唐的各体诗文。其书于宋初即已亡佚，然在唐时流至日本，有些残卷在日本得以幸存，晚清开始陆续传回国内，计有清伍崇曜《粤雅堂丛书》（收日本人林衡《佚存丛书》）本，杨守敬《古逸丛书》本、杨葆初本、董康本、张钧衡《适园丛书》本等刊行，但都收文不多，复多舛误。今日本古典研究会搜集流传在日、中两国的所有《文馆词林》残

卷，共得三十卷，依版本优劣，择善影印发行，是到目前为止收文数量最多，且最接近原貌者。严可均氏编《全文》时，仅见过《佚存丛书》本中所收之四卷，余皆未及见。笔者将《影弘仁本〈文馆词林〉》（以下简称《词林》）与《全文》逐一勘对，分上述三个部分略加论述如次，请方家教正。

一 整篇可补入《全文》之文

按文体分，计有颂3、碑8、诏123、敕24、令10、教27、表2，共计197篇。内后汉文3、晋文44、宋文25、齐文10、梁文49、陈文3、后魏文10、北齐文24、后周文5、隋文24。

（一）后汉文3：李固2、刘珍1。

李固，字子坚，曾上疏直陈外戚、宦官专权之弊，名重当时，后终为外戚梁冀所忌而免官，并被诬杀。《词林》存其永和元年（141年）任泰山太守时所作《恤奉高令丧事教》和《祀胡母先生教》，前教赞已故奉高县令“修敕闺门，教禁施从。盗贼衰息，狱讼寡少。兴崇经典，威武兼并”的业绩，后教赞胡母子在“宣尼没七十子亡，经义乖散，秦复火之”的情况下，“都稟天淳，沉沦大道，深演圣人之旨，始为《春秋》制造章句。是故严颜有所祖述微微，后生得以光启。”二教表达了李固尊经崇儒的思想。刘珍，字秋孙，一名宝，东汉著名文学家，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》有传，“著谏、颂、连珠凡七篇”，又是《东观汉记》的作者，《全后汉文》卷五七收有其遗文，今《词林》存其《东巡颂》，弥足珍贵。

（二）晋文44：武帝8、惠帝1、愍帝1、元帝2、明帝1、成帝4、康帝1、穆帝3、废帝（海西公）1、孝武帝7、安帝6、王洽1、庾亮1、庾翼1、张华2、曹毗1、伏滔1、张望1、刘瑾1。

武帝《答杜预征吴节度诏》作于伐吴之时，《晋书·武帝

纪》记咸宁五年十一月，晋大举伐吴，遣司马伷、王浑、王戎、胡奋、杜预、王浚、唐彬各路二十余万军马出征，以贾充、杨济为正副都督。杜预因尚司马懿之女，倍受信任和重用，受武帝此诏督诸路军马：“今广命众帅，凌江致讨，将以静齐南裔，绥宁四海”，“当令首尾协同”，“凡所督敢拒违节度，便以军令从事。军司将军，其各勉之。申勤群帅以下，使知此。”伐吴功劳最大者是王浚，然平吴后王浚渐被排挤^③，而杜预“以功进爵当阳县侯，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，”死后“追赠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”。^④武帝亲亲疏疏，从伐吴伊始之诏即可看出。武帝为开国之君，对下属约束较严，《戒牙门敕》云：“无排功害能，无请谒受财，无见利忘义，无勇而为暴”，《戒州牧刺史教》云：“刺史衔命方州，兼总戎政。宣风于外，仪表万里。宜直道正身，讫身诸下。新明礼教，陈之德义。扬擢清浊，弹枉流秽。当令善举，而士高其行，去恶而百城震肃。”有晋一代，以孝为本，孝武帝《大赦诏》明确提出：“夫百王虽殊，尊本则一。首物开统，贯自孝道。”东晋时偏安江左，备受中原少数民族政权侵扰，然也多次北伐，史载晋义熙十二年（416）十月，晋军北伐攻入洛阳，今《词林》中有安帝《平洛阳大赦诏》：

“自中原翦覆十纪，迄今旧京为墟，园陵幽辱。二帝梓宫，永沦非所，此祖宗所以顾怀，”可谓安帝心情之实录。张华所作诏书二篇，一为《魏高贵乡公大赦诏》，曹髦时，权力集中在司马氏手中，张华是司马氏集团中人，故诏中多颂司马氏之文，如“幸赖先相国晋王匡济之勋”云云，另一篇为《西晋武帝赦诏》，提出“谨以文教惠绥百姓，庶使万邦黎蒸各得其所”，“昔汉相曹参以狱市为寄，欲使奸有所容，彼岂爱奸人乎？盖哀其皆可化之民也。”强调对百姓施以教化，客观上也使文化事业得到了发展。曹毗《伐蜀颂》共十二章，热烈歌颂了司马氏控制下的曹魏政权的伐蜀之举。从史料价值上来看，伏滔《徐州都督王坦之碑

铭并序》、张望《江州都督庾翼碑铭并序》比较重要，碑主王坦之、庾翼在《晋书》中有传可寻，但作碑铭者伏滔、张望均为晋人，碑文中所述甚多可补传中不足之处。

（三）宋文25：文帝8、孝武帝11、顺帝2、刘义季1、范泰1、傅亮2。

武帝死后，少帝废杀，文帝继位，在位三十年，今存其《藉田大赦诏》、《嘉禾秀京师大赦诏》等，是重农之作，《与彭城王义康敕》是文帝担心其弟义康处事贞意自决、轻信谗谤和生活挥霍无度而对他的告诫：“府舍池堂，无求改作。讯狱决当，择善从之，不可贞意自决。凡左右所陈，不可泄漏。或相谗谤，勿轻信受。每有此事，宜善察之。官爵赐与，尤应裁量”，“声乐嬉游，不宜令过。博酒渔猎，一切勿为。供奉一身，皆令有度。奇服异器，慎不可兴”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孝武帝之文，大都是春搜、藉田、躬耕垄亩及巡幸之诏令。顺帝有《西讨诏》，升明元年（477年）十二月，荆州刺史沈攸之反，顺帝令骠骑大将军萧懿成讨之，兵分水陆两路而进，《宋书·顺帝纪》记有此事，今存诏书全文；《诛崔慧景大赦诏》，永元二年（500）崔慧景奉命讨寿阳，到广陵而返，还攻建康，围城，旋被豫州刺史萧懿所破，逃之被杀，该诏当作于是年。

（四）齐文10：武帝1、东昏侯1、王俭5、徐孝嗣3。

南朝战乱频繁，人民颠沛流离，生活困苦，今存武帝《原逋负诏》，“凡厥率土自建元以来所欠官府库金谷，悉原不督”，免除了自高帝建国以来百姓所欠的钱谷；无独有偶，徐孝嗣所作《南齐明帝大赦诏》中也有同样内容：“逋租宿债，在四年以前悉皆原免。”这些诏与其说是统治者免除人民所欠之租债，还不如说是有力地说明了当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已到了靠借债度日却无力偿还的境地。东昏侯《诛始安王遥光大赦诏》当作于永元元年（499），史载是年始安王萧遥光谋废帝自立但终于

败死。

(五) 梁文49: 武帝8、简文帝8、孝元帝9、萧子暉1、沈约10、任昉3、徐勉5、王僧孺1、王筠2; 后梁萧欽1、沈君攸1。

武帝在位48年, 所存文中有二敕很能说明武帝一贯作风, 《命百官听采敕》告百官: “吾未明求衣, 夜分不寐。劬劳政道, 于斯已极。但九重深隔, 四方旷远, 人政之蠹, 容未悉知。明月达听, 属在匡翼。自今若近若远, 动静事要, 宜闻之朝廷者, 可加以采听。有所闻见, 随事牒启。若一月之中都无所闻, 则每来月之朔, 亦启之无事。” 以此来保持中央政权耳目的灵通。

《与刘孝绰敕》体现了他为政的谨慎作风: “今使卿分掌州事如前, 庶必业尽心力, 忧国而已。凡事萌虽轻, 未累恒重, 不得谓是小阙, 惰而不言, 致成后患。” 简文帝有三教, 《三日赋诗教》表现了他对三月三日曲水边赋诗活动的支持和对文学活动的提倡, 《赠赉庾玄达教》和《监护杜嵩表教》是他对“摧坚陷敌”战亡的军主庾玄达和“殒命戎间”的水曹参军杜嵩的优恤。孝元帝有1碑8令, 《郢州都督萧子昭碑铭并序》, 萧子昭, 史书无载, 事迹不详, 但既是郢州都督, 又有功绩, 有此碑铭, 足可补史书之缺略。《遣上封令》记元帝派六军出兵姑孰之事, 各军将领姓名和进军路线记载详细清楚。《责南军令》是元帝与后梁萧誉(萧统后代)战时, “萧誉后却, 杨忠坐能制胜”, 诸军却不前进, 坐失良机, 故战后元帝遣舍人王孝祀前去申责诸军将领。《射书雍州令》是元帝为动员雍州军民勤王之作。《议迁都令》是元帝承圣元年(552)十一月即帝位于江陵后, 曾有迁都回建业之议。梁时重道、佛二教, 沈约《赠留真人祖父教》赠道士留真人祖为功曹史, 父为孝廉。沈约《梁武帝北伐诏》记北伐军事部署, 如元澄戍寿春、王僧孺出横塘、韦叡取下邳、曹景宗攻伊洛、邱黑趣长安, 可谓详明, 而史书则只略有涉及, 不明其

详。任昉《设榜达枉令》记载了梁武帝时有“设榜通衢并加启告，其有抱理未畅者，可赍辞指诣公车、言其枉道”的施政措施。王僧孺《在县祭杜西曹教》文学色彩较浓：“仿佛丹青，犹怀之于万古；沉吟豪竹，欲光之于千载。况其乡可饯，其道不正。”“杜生者，实南国之俊乂、东山之异士，造以玄远，被服仁义”云云，是典型的南朝骈文。后梁文章留下较少，存萧欽《让侍中表》和沈君攸《为王湜让再为侍中表》。

（六）陈文3；武帝1、宣帝1、沈炯1。二诏一教。

（七）后魏文10；孝文帝7、孝静帝1、高允1、温子升1。

孝文帝是北魏改革者，对各族人民大融合和封建化的进程，曾起过较大作用，他改变鲜卑风俗、服制、语言、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，而这一切措施的落实，是从迁都着手的，后魏本都平城（山西大同），太和十七年（493年）迁都洛阳，《魏书·孝文帝纪》记孝文帝在迁都前以伐齐为名视察洛阳，赴太学看《石经》，群臣谏阻南伐，帝乃宣布迁都之计，魏旧人不愿南迁，但因惮于南伐，才不敢反对，《迁都洛阳大赦诏》即是此时颁布的，诏曰：“崤函，帝皇之宅；河洛，王者之区”，“唐虞至德，岂离岳内之京；夏殷明茂，宁舍河侧之邑”，再三说明建都洛阳的重要性，然后宣布“已命元弟骠骑大将军咸阳王禧等经构全居，定都洛邑。”又有《与高句丽王云诏》系太和十五年（491）所作，《魏书·高句丽传》载，高句丽王琄死，孝文帝封琄孙云为高句丽王，诏云遣世子入朝，但云上书辞疾，惟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，孝文帝严责之，诏云：“今西南诸国，莫不祇奉大命”，“而卿独乖宿款，用违严敕，前辞身病，后托子幼，妄遣枝亲，仍留同气，此而可忍不可恕也！”史载高句丽“自此岁常贡献”。高允《南巡颂》可印证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（461）春南巡中山、邺、信都等地之事，文中提到所巡之地“除不务之急，减田租之半”为史书所未载。

(八) 北齐文24：文宣帝 1、孝昭帝 1、武成帝 7、后主 3、魏收11、刘逖 1。

《北齐书·武成帝纪》曰：“河清二年冬十二月癸巳，陈人来聘，”会有武成帝《命韦道逊兼正员迎陈使敕》，可考知迎陈使姓名等情况。后主有《除并州沙门统寺敕》、《除僧惠肇冀州沙门都维那敕》，前敕以“律师智审戒行精苦，敕为并州沙门都维那，无上道寺主；法师法矩多解博精，为并州沙门都维那，无上道副寺主”；后敕以“赵州刘滔寺僧惠肇夙持戒业，弘济为心，为冀州沙门都维那”，皇帝亲自敕封沙门，可见北朝佛教之盛。魏收所作《后魏节闵帝伐尔朱文畅等诏》可证《魏书》、《北史》中魏节闵帝杀尔朱文畅之事，尔朱文畅，初封昌乐郡公，后与丞相司马任胄、主簿李世林、都督郑仲礼、房子远等相狎，外示杯酒交，而潜谋害高欢以奉文畅，被人告发伏诛。魏收还有《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》、《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》，碑主在史书无传，可引起史学研究者之重视。

(九) 后周文 5：武帝 1、明帝 4。均是诏。

(十) 隋文24：文帝 3、炀帝 4、阳休之 1、江总 1、李德林10、薛道衡 5。

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，统一了中国，在位24年，推行了一系列政策，曾促使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。今存《安边诏》和《颁下突厥称臣诏》可供考证他处理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之方法，前诏曰：“西南夷俗，远僻一隅”，“宜遣大使，先喻朕怀，仍命诸军，勒兵继进，”可见他是以强大军事力量作后盾，但又先礼而后兵，务使边疆安宁，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。后诏曰：“沙钵汗称雄汉北，多历岁月”，“今通表奏，万里归风。披露肝胆，遣子入侍。声其区域，相率称藩。往迫和与，犹是二国，今作君臣，便是一体，情深义厚，朕甚嘉之。”考《隋书·高祖纪下》：“开皇五年秋七月壬午，突厥沙钵略上表称

臣。八月丙戌，沙钵略可汗遣子库合真特勒来朝”，诏当作于是时。我国科举取士制度自隋时始，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，于开皇七年设志行修谨、清平干济二科，炀帝时才置进士科。今《词林》中有文帝《令山东三十四州刺史举人敕》，是人才选拔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，全敕甚长，共分五段，首段说明求取人才的重要，继则点明人才并未集中到中央来，再则批评各州官未把人才选举上来，接下去阐明选举对象应是“仕齐七品以上官及州郡乡望县功曹以上不问在任下代、材干优长、勘时事者，虽乡望不高，人材卓异者”，但规定“旧有声绩，今实老病，或经犯贼货枉法之罪，并不在举例”，最后是说明如何分三步进行选举的步骤。此敕是否可看作是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度转变的一个过渡措施？炀帝世称荒主，对内大兴土木，对外用兵频繁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故导致隋室灭亡，今存其《营东都成大赦诏》和《平辽东大赦诏》可资说明史实。史载大业元年三月，炀帝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，每月役丁二百万人，又造显仁宫，发大江以南、五岭以北奇材异石，运抵洛阳，筑西苑，极其华丽。大业二年，东都建成，炀帝从江都北还，备千乘万骑入东京。前诏作于是时。又大业八年正月隋军从涿郡出发征高丽，共二十四军，一百一十三万人，号二百万，三月至辽水，渡河围攻辽东城，后诏当作于是时。炀帝对内对外如此浪费人力财力，怎能不导至国灭身死呢？

以上只是举例说明。这部分文章严氏未见，未能收入《全文》，今可全数补入。

二 可补足《全文》中只有残章断句之文

有些文章，其整篇中虽佚，但其中有些句子或片断为《初学记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所引，严氏编《全文》时作了辑佚，收之于原篇名下。今得《词

林》，知这些文章仍留存在世。这一部分文章共有19篇。按文体分，计有颂7、七2、碑1、诏5、敕1、教3。按时代分，计有后汉文6、三国文1、晋文4、宋文2、梁文2、后魏文1、后周文2、隋文1。

(一) 后汉文6：马融1、崔駰4、王粲1。

马融，字季长，东汉著名经学家、文学家，博学多才，其所作颂文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曾予高度评价，《后汉书》言其因奏《广成颂》以讽，得罪邓太后，遭到禁锢，直至太后死，安帝亲政才复出，“时车驾巡岱宗，融上《东巡颂》，帝奇其文，召拜郎中。”《东巡颂》现全篇存于《词林》中。崔駰，字亭伯，也是东汉著名文学家，少与班固、傅毅齐名，《后汉书》本传言其“元和中，肃宗始修古礼，巡狩方岳。駰上《四巡颂》以称其德，辞甚典美。文多故不载。帝雅好文章，自见駰颂后，常嗟叹之”，“所著诗、赋、铭、颂、书、记、表、七依、婚礼结言、达旨、酒警合二十一篇”。李贤注曰：“駰集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巡颂，流俗本‘四’多作‘西’者，误”，可见崔駰《四巡颂》在唐时常人已不易见，今《词林》中四颂俱存，实为可贵，值得文学史工作者重视。《七释》是东汉著名文学家王粲晚期重要作品，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出版《王粲集》时，《七释》篇仍本张溥《王侍中集》、严氏《全后汉文》、丁福保《王仲宣集》之旧，一九八四年中州书画社出版《王粲集注》，注者曰：“《七释》似有佚文，‘中华新校本’虽广为搜求，多处增补，但仍有多处无法衔接，故不好理解，”今存全文，约2600字，分八段，首段叙潜虚丈人蓄意隐居，文籍大夫劝之出仕，不听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六段，大夫列举美味、宫室、音乐、游猎、女色相劝，然丈人不为所动。第七段大夫话锋一转，以“学林”、“师友”相劝，丈人才变色降容，为之所动。最后，大夫指出，当前是“圣人在位，时迈其德，”士人应该出仕，丈人终于表示

“嘉言闻耳，廓若发蒙”，“敬抱衣冠，以及后跽”。一般认为，该文是曹植《七启》命笔之作，旨在说明人生要积极仕进，建功立业。

（二）三国文1：傅巽1。

傅巽《七海》。全文八段，今存五段，惜乎不得全文。傅巽与王粲同时，本同在刘表手下供职，同因劝刘琮降曹有功受封，同在曹操手下任侍中之职，又同是邺下文人集团成员，与曹丕、曹植交往甚密。《词林》本《七启·序》曰：“余有慕焉，遂作《七启》，并命王粲等并作焉，”比现传本《七启·序》多“等并”二字。现传本《七启》据《文选》得存，《文选》屡经翻刻，难免有误，而《词林》抄自唐本，当较为可信，可见当时受命作“七”者不止王粲一人，现《七海》又与《七释》、《七启》收入《词林》同一卷，故初步可以断定，《七海》与《七释》一样，同为《七启》命笔之作。

（三）晋文4：孝武帝1、张载1、庾翼1、孙绰1。

张载《平吴颂》系首次传回我国，惜后半残缺。孙绰《江州都督庾冰碑铭并序》在《全晋文》中辑得片断，今得全篇，文中颇多材料为史书所未载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（四）宋文2：孝武帝1、傅亮1。

孝武帝《巡幸旧宫颂》共十二章，《全宋文》只辑得四（半）、六、八章，今可据以补足。

（五）梁文2：简文帝1、徐勉1。

（六）后魏文1：温子升1。

（七）后周文2：明帝1、武帝1。

明帝《灵鸟降大赦诏》当作于明帝“二年秋七月丙申，顺阳献三足乌，八月甲子，群臣上表称庆”（《周书·明帝纪》）时。周明帝二年降三足乌事被当成天降灵鸟，为吉祥之瑞，直至唐代贞观年间诏书中还多次提及（见《词林》）。

（八）隋文1：文帝《答蜀王敕书》。

此敕《隋书》、《全隋文》删节甚多，是文帝废其四子杨秀时所作。秀初封越王，后迁蜀王，有胆气，精武艺。太子杨勇无故被废，广继为太子。秀不平，为广所忌，广恐秀终为变，阴作偶人书文帝及五子汉王谅姓名、缚手钉心，令人埋于阴山下，令杨素发之上报。文帝大怒，废秀为庶人，幽内侍省，秀愤怒不知所以，上表自辩，文帝愈怒，作此敕以答。秀终被禁锢，炀帝死后遇害。此敕语气逼真，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而骨肉相残之酷。

至于上述19篇文章中严氏已辑入《全文》之残章断句，与《词林》相校，也有许多出入，为方便起见，纳入第三部分一并论述。

三 可供与《全文》校勘之文

许多文章，包括一些文章的残章断句，《全文》已经收入，而《词林》有异文可供校勘。考之史书或其它文献，多属《词林》为是者。盖因《词林》抄自许敬宗所编之原本，与原作较近，而严氏编《全文》已到了清代，各种本子屡经翻刻，难免讹误。今将《词林》可订正《全文》者摘录分类，举例说明如次。

（一）可订正人名之误

《全三国文》二魏武帝《分租与诸将掾属令》：“追思窦婴散金之义”，《词林》同篇（题作《分租赐诸将令》）“窦婴”作“赵窦”。

按：作“赵窦”为是。该文开头曰：“昔赵奢、窦婴为将也，受赐千金，一朝散之，故能济成大功，家世流金。吾读其文，未尝不慕其为人也。”故后文也当作“赵窦”。

《全梁文》九简文帝《图雍州贤能刺史教》：“汉君染画，

犹忆贾彪”，《词林》同篇“贾彪”作“高彪”。

按：作“高彪”为是。考《后汉书》，贾彪见《党锢列传》，高彪见《文苑列传》。《文苑列传》曰：“高彪，……后迁外黄令，帝敕同僚临送，祖于上东门，诏东观画彪象以劝学者。彪到官，有德政。”

（二）可订正时间之误

《全后汉文》四四崔骃《西巡颂》“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，行幸河东”，《词林》同篇“永平三年八月己丑”作“元和三年八月己丑。”

按：当以“元和三年八月己丑”为是。《后汉书》卷三正作“元和三年秋八月乙丑，幸安邑，观盐池，九月，至自安邑。”李贤注曰：“河东盐池，袤五十一里，广七里，周百一十六里，今蒲州乡县西。”蒲州在洛阳之西。又据陈垣氏《二十史朔闰表》“元和三年八月壬寅朔”，是月无“己丑”日，当以“乙丑”为是，《全文》与《词林》作“己丑”皆误。

《全后汉文》四四崔骃《北巡颂》：“元和二年正月，上既毕郊祀之事，乃东巡出于河内，……遂礼北岳。”《词林》“元和二年”作“元和三年”。

按：作“元和三年”为是。《后汉书》卷三正作“元和三年春正月丙申，北巡狩。”又查《全后汉文》此条抄自《御览》卷五三七，《御览》卷五三七也作“元和三年。”

（三）可订正地名之误

《全梁文》二武帝《又北伐诏》：“……步出义阳，横轡熊耳，等率三州武毅：剑客八万，入自曾阳，传檄崤陕，暨中岳而解案，指浮桥而一息。”《词林》“曾阳”作“鲁阳”。

按：当以“鲁阳”为是。“曾阳”为何地名，费解。“鲁阳”即“鲁阳关”，在梁、魏边界，战国时亦叫“鲁关”，在今河南省召县东北、鲁山县西南。郦道元《水经注·清水》：“清

水，……又东，鲁阳关水注之，水出鲁阳县南分水岭，……其水南流，迳鲁阳关，左右连山插汉，秀木干云，是以张景阳诗：朝登鲁阳关，峡路峭且深。”又，“义阳”、“中岳”皆在河南，也可证。

《全三国文》一二魏常道乡公《伐蜀诏》：“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率诸军趣甘松、沓中，以罗取维；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趣武都高楼，首尾趲讨。”《词林》“武都”作“武街。”

按：疑“武街”为是。后汉时，有武都郡，郡治所在地称“下辨”，也即“武街”。常璩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》：“下辨县，郡治，一曰武街，”《水经注·漾水》：“汉水，南迳武街城西，东南入浊水，浊水又东迳武街城南，故下辨县治也。李仓李稚以氏王杨敌坚妻死葬阴平，袭武街，为氏所杀于此矣。”

《十六国春秋》等书也常提到“阴平”、“武街”字样，可见武街为军事要地。下又有“高楼”，疑非地名，即郡治之所也。又上文提及“甘松、沓中”，均为阴平郡城名，故“武街”也该是城名而非郡名了。

（四）可订正文字之误

《全三国文》卷十六曹植《七启》：“尔乃御文轩，临洞庭，琴瑟交挥，左篴右笙，钟鼓俱振，箫管齐鸣。”《词林》“挥”作“徽”。按：徽，有弹奏义，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“邹忌一徽，而威王终夕悲感于忧。”此“交徽”犹言“交弹”、“交奏”，以作“徽”为是。又，《艺文类聚》作“交弹”，《密韵楼丛书·曹子建文集》亦作“交弹”，均可证。徽、挥音近而误。

《全晋文》十一孝武帝《地震大赦诏》：“庶回大变，与之更始，”《词林》“回大”作“因天”。按：据上下文意，自以“因天”为是，因天、回大形近而误。

《全晋文》十二安帝《征刘毅诏》：“缮甲阻兵”，《词林》“阻”作“修”。按：以“修”为是，缮即修也，二字常连

用，如《春秋左氏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库厩缮修”，《汉书·息夫躬传》：“缮修干戈”。

《全梁文》九简文帝《下僧正教》：“羨龙瓶之始晨，追鹤林之余慕，”《词林》“慕”作“暮”。按，以“暮”为是，“暮”与“晨”对应，暮、慕形近而误。

《全北齐文》四魏收《孝静帝伐元神和等诏》：“了无犬马之职，便有梟獍之心”，《词林》“职”作“识”。按：以“识”为是，心、识相对为文，识、职形近而误。

《全后周文》三武帝《除齐苛政诏》：“不饮不食，僵仆九逵之门”，《词林》“门”作“间”。按：“九逵”指都城大路，作“间”为是。

（五）可订正颠倒之文

《全三国文》十六曹植《七启》：“缃佩绸缪，或雕或错，熏以幽若，流芳肆布；雍容闲步，周旋驰曜。”《词林》末二句倒作“周旋驰曜，雍容闲步”。按：错属铎韵，布、步同属暮韵，铎、暮古同鱼部，从全篇用韵来看，当以《词林》为是。

《全宋文》二文帝《诛徐羨之等诏》：“送往无复言之节，事居缺忠贞之效，”《词林》中“节”、“效”二字互换，按照句义，当以《词林》为是。同篇“造构贝锦，成此无端”，《词林》作“造构无端，成此贝锦”，也当以《词林》为是。贝锦，古喻诬人之谗言，《诗·小雅·苍伯》：“萋兮斐兮，成是贝锦。”

（六）可补所阙之字

《全后汉文》九十一王粲《七释》：“于是□□大夫闻而叹曰”，《词林》“□□”作“文籍”；“五黄捋□，□肠□□，”《词林》作“五黄捋珍，肠腑肺烂。”

《全三国文》五魏文帝《伐吴诏》：“潜涉之□顽，”《词林》“□”作“示”。

《全三国文》十四曹植《毁甄城故殿令》：“不能□未央，”

《词林》“□”作“令”；“必居各邦□土”，《词林》“□”作“敞”。

《全三国文》三十五傅巽《七海》：“□华□蟻，苞苦含辛”，《词林》作“浮敷竖幾、苞苦含辛”；“乃有河苏仆鮎，龙渊巨鲤，□□□□，分皮截理”，《词林》作“乃有河汉鲜魴，鸿波（注：当作“龙渊”，此系唐人避讳而改）巨鲤，庖人执俎，吴刀应齿，割切纤丽，分皮截理”。

《全梁文》二武帝《北伐诏》：“虔刘我□郡，侵扰我徐方”，《词林》“□”作“部”。

《全后魏文》二武帝《诛晋公护大赦诏》（《词林》题作《诛宇文护大赦诏》）：“聪明神武、□□藏智”，《词林》“□□”作“惟幾”。

《全后魏文》二十八高允《北伐颂》：“往因时□，载兴载声”，《词林》作“往因时故，载兴载颂”。

《全隋文》十七李德林《隋文帝安边诏》：“即称□□，白于伪台”，《词林》“□□”作“反叛”，“白”作“申”。

此外，据《词林》还可订正《全文》脱文、衍文，知道皇帝诏书原作者等等，为本文篇幅所限，只好暂付阙如了。

总之，对于先唐遗文来说，《影弘仁本〈文馆词林〉》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，值得引起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的重视。

注：

①严可均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总叙》 1985年11月中华书局版。

②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出版说明 1985年11月中华书局版。

③《晋书·王濬传》。

④《晋书·杜预传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